

王陽明全集

國學自修讀本



上海新文化書社印行



王文成公全書

卷二十九

續編四

是卷師作於弘治初年。筮仕之始也。自題其稿曰。上國遊。洪葺師錄。自辛巳以後文字。釐爲正錄。已前文字。則間採外集。而不全錄者。蓋師學靜入于陽明洞。得悟于龍場。大徹于征寧藩。多難殷憂。動忍增益。學益徹。則立教益簡易。故一切應酬諸作。多不彙入。是卷已廢閣逸稿中久矣。茲刻續錄。復檢讀之。見師天資夙悟。如玉出璞。雖未就雕琢。而闇闇內光。因嘆師稟夙智。若無學問之全功。則逆其所造。當只止此。使學者智不及師。肯加學問之全功。則其造詣日精。當亦莫禦。若智過於師。而功不及師。則終無所造。自負其質者多矣。乃復取而刻之。俾讀師全錄者。聞道貴得真修。徒恃其實。無益也。嘉靖辛酉。德洪百拜識。

鴻泥集序

鴻泥集十有三卷。燕居集八卷。半間龍先生之作也。其子僉憲君致仁將刻諸梓。而屬其序於守仁曰。斯將來之事也。然吾家君老矣。及見其言之傳焉。庶以悅其心。吾子以爲是傳乎。守仁曰。是非所論也。孝子之事親也。求悅其心志耳。目惟無可致力。無弗盡焉。况其言語文辭精神之所存。非獨意玩手澤之餘。其得而忽也。既思永其年。又思永其名。篤愛無已也。將務悅其親。寧是之與論乎。君曰。雖然。吾子言之。守仁曰。是乃所以自盡者。夫必其弗傳也。斯幾於不仁。必其傳之也。斯幾於不知其傳也。屬之己。其傳之弗傳之也。屬之人。姑務其屬之己也。已。君曰。雖然。吾子必言之。守仁曰。繪事之詩。不入於風雅。孺子之歌。見稱於孔孟。然則古之人。其可傳而弗傳者多矣。不

翼傳而傳之者有矣。抑傳與不傳之間乎。昔馬談之史。其傳也。遷成之。班彪之文。其傳也。固述之。衛武公老矣。而有抑之戒。蓋有道矣。夫子刪詩。列之大雅。以訓於世。吾聞先生年八十。而博學匪懈。不忘乎警惕。又嘗數述六經。宋儒之緒論。其於道也。有聞矣。其於言也。足訓矣。致仁又尊顯而張大之。將益興起乎道德。而發揮乎事業。若泉之達。其放諸海。不可限而量。是集也。其殆有傳乎。致仁起拜曰。是足以爲家君壽矣。覓也敢忘吾子之規。遂書之爲叙。

澹然子序（有詩）

澹然子四易其號。其始曰凝秀。次曰完齋。又次曰友葵。最後爲澹然子。陽明子南遷。遇於瀟湘之上。而語之故。且屬詩焉。詩而叙之。其言曰。人天地之心。而五行之秀也。凝則形而生。散則游而變。道之不凝。雖生猶變。反身而誠。而道凝矣。故首之以凝秀。道凝於己。是爲率性。率性而人道全。斯之謂完。故次之完齋。齋完者。盡己之性也。盡己之性。而後能盡人之性。盡萬物之性。至於草木至矣。葵。草木之微者也。故次以之友葵。友葵。同於物也。內盡於己。而外同乎物。則一矣。一則昭然而天游。混然而神化。同歸而殊途。一致而百慮。天下何思何慮矣。故次之以澹然子終焉。或曰。陽明子之言。倫矣。而非澹然子之意也。澹然之意。玄矣。而非陽明子之言也。陽明子聞之曰。其然。豈其然乎。書之以質於澹然子。澹然子。世所謂滇南趙先生者也。詩曰。兩瑞妙園闢。五運無留停。藐然覆載內。真精諒斯凝。雞犬一馳放。散失隨飄零。惺惺日收斂。致曲乃明誠。明誠爲無忝。無忝斯全歸。深淵春冰薄。千鈞一絲微。膚髮尙如此。天命焉可違。參乎吾與爾。免矣幸無虧。人物各有稟。理同氣乃殊。曰殊非有二。一本分澄淤。志氣塞天地。萬物皆吾軀。炯炯傾陽性。葵也吾友于。孰葵孰爲予。友之尙爲二。大化豈容心。繫我亦何意。悠哉澹然子。乘化自來去。澹然匪冥然。勿忘還勿助。

壽楊母張太孺人序

考功主事楊名父之母張太孺人。以敏慧貞肅爲鄉邑女氏師。凡鄉人稱閨闈之良。必曰張太孺人。而名父亦以孝行聞。苟擬人物有才識行誼。無問知不知。必首曰名父。名父蓋今鄉評士論之公則爾也。今年六月。太孺人壽六十有七。大夫卿士美楊氏母子之賢。以爲難得。舉酒畢賀。於是太孺人之長女若塔。從事於京師。且歸。太孺人一旦欣然治裝。欲與俱南。名父帥妻子從親戚百計以留。太孺人曰。噫。小子無庸爾焉。自爾舉進士。爲令三邑。今爲考功。前後且十有八年。吾能一日去爾哉。爾爲令。吾見爾出入以勞民務。昕夕不遑。而爾無怠容。吾知爾之能勤。然其時監司督於上。或爾有所畏也。見爾之食貧自守。一介不以苟。而以色予養。吾知爾之能廉。然其時方有以賄敗者。或爾有所懲也。見爾毀淫祠。崇正道。禮先賢之後。旌行舉孝。拳拳以風俗爲心。吾知爾能志於正。然其時遠近方以是譴。爾或以是發聞也。自爾入爲部屬。且五年。庶幾得以自由。而爾食忘味。寢忘寐。雞鳴而作。候子寢而出。朝於上。疾風甚雨。雷電晦暝。而未嘗肯以一日休。予然後信爾之誠於勤身。與妻子爲清苦。而澹然以爲樂。交天下之士。而莫有以苞苴饋遺至。予然後信爾之誠於廉。凡交爾而來者。予耳其言。非文學道義之相資。則朝廷之政。鴻微之務。是謀。磨礪砥礪。惟不及古之人是憂焉。予然後信爾之誠志於正。而非有所色取於其外。吾於是而可以無憂爾也已。且爾弟亦善養。吾老矣。姻族鄉黨之是懷。南歸。予樂也。名父跪請不已。太孺人曰。止。而獨不聞之。夫煦煦焉。飲食供奉以爲孝。而中衡拂之。孰與樂親之心。而志之養乎。名父懼。乃不敢請。縉紳士夫聞太孺人之言者。莫不咨嗟歎息。以爲雖古文伯子輿之母。何以加是。於是相與倡爲歌詩。以頌太孺人之賢。而嘉名父之能養。某於名父厚也。比而序之。

對菊聯句序

職方南署之前。有菊數本。閱歲既稿。李君貽教爲正郎。于時天子居亮闇。西北方多事。自夏徂秋。荒頓窘戚。菊發其故叢。高及於垣。畧花盛開。且衰。而貽教尙末之知也。一日。守仁與黃明甫過貽教。語開軒而望。始見焉。計其時。

重陽之節既去之旬有五日。相與感時物之變衰。歎人事之超忽。發爲歌詩。遂成聯句。鬱然而憂深。悄然而情隱。雖故託辭於觴詠。而沉痛惋悵。終有異乎昔之舉酒花前。劇飲酣歌。陶然而樂者矣。古之人謂菊爲花之隱逸。則菊固惟澗谷巖洞村園籬落之是宜。而以植之簿書案牘之間。殆亦昔之所謂吏而隱者歟。守仁性僻而野。嘗思鹿豕木石之羣。貽教與明甫。雖各惟利器。處劇任。而飄然每有栖霞林壑之想。以是人對是菊。又常是地。嗚呼。固宜其重有感也已。

東曹倡和詩序

正德改元之三月。兩廣缺總制大臣。朝議以東南方多事。其選於他日。宜益慎重。於是湖南熊公由兵部左郎侍且滿九載秩矣。擢左都御史以行。衆皆以兩廣爲東南巨鎮。海外諸蠻夷之所向背。如得人而委之。天子四方之憂可免二焉。雖於資爲屈。而以清德厚望。選重可知矣。然而司馬執兵之樞。居中幹旋。以運制四外。不滋爲重歟。方其初議時。亦有以是言者。慮非不及。而當事者卒以公之節操才望爲辭。謂非公不可。其意實欲因是而出公於外也。於是士論闕然以爲非宜。然已命下無及矣。爲重鎮得賢大臣而撫之。朝議以重舉。而公以德升。物議顧怏然而不滿也。衡物之情。以行其私。而使人懷不滿焉。非夫忘世避俗之士。不能無憂焉。自命下。暨公之行。曹屬之爲詩以寫其甄留之情者。凡若干人。以前驅之驟發也。叙而次之。僅十之一。遮公御而投之。庸以寄其私焉。

豫軒都先生八十受封序

弘治癸亥冬。守仁自會稽上天目。東觀於震澤。遇南濠子都玄敬於吳門。遂偕之人玄幕。登天平。值大雪。次虎丘。凡相從旬有五日。予與南濠子爲同年。蓋至是者始知其學之無所不窺也。歸造其廬。獲拜其父豫軒先生。與予坐而語。蓋屯然其若避。而彙趨也。秩然其若斂。而陽煦也。予喟然而心撼焉。倏而色慚焉。倏而目駭焉。亡子之故。先生退。守仁謂南濠子曰。先生殆有道者歟。胡爲乎色之不存。予而德之。予薰也。南濠子笑而頷之曰。然。子其

知人哉。吾家君於藝鮮不通。而人未嘗見其學也。於道鮮不究。而人未嘗知其有也。夫善之第彰也。則於子乎避。雖然。吾家君則甚惡之。吾子既知之也。穆其敢隱乎。凡穆之所見知於吾子。皆吾家君之所弗屑也。故鄉之人無聞也。非吾子之粹於道。其寧孰識之。夫南濠子之學以該洽聞。四方之學者莫不誦南濠子之名。而莫有知其學之出自先生者。先生之學。南濠子之所未能盡。而其鄉人曾莫知之。古所謂潛世之士哉。彼且落其榮而核之存。彼且固靈株而塞其兌。彼且被褐而懷玉。離形迹。遁聲華。而以爲知己者累。孰比比焉跡形骸而求之其遠哉。今年先生壽八十。神完而氣全。齒髮無所變。八月甲寅。天子崇徽。號於兩宮。推恩臣下。於是南濠子方爲冬官主事。得被異數。封先生如其官。同年之任於京者。美先生之高壽。樂南濠子之獲榮其親也。集而賀之。夫樂壽康寧。世之所慕。而予不敢以爲先生侈。章服華寵。世之所同貴。而予不敢以爲先生榮。南濠子以予言致之先生。亦且以予爲知言乎。乙丑十月序。

送黃敬天先生僉憲廣西序

古之仕者。將以行其道。今之仕者。將以利其身。將以行其道。故能不以險夷得喪動其心。而惟道之行否爲休戚。利其身。故懷土偷安。見利而趨。見難而懼。非古今之性爾殊也。其所以養於平日者之不同。而觀夫天下者之達與不達耳。吾邑黃君敬夫。以刑部員外郎擢廣西按察僉事。廣西天下之西南徼也。地卑濕而土疎薄。接壤於諸島蠻夷。瘴癘鬱蒸之氣。朝夕瀰茫。不常睹日月。山撞海獠。非時竊發。鳥妖蛇毒之患。在在而有。固今仕者之所懼而避焉者也。然予以爲中原固天下之樂土。人之所趨而聚居者。然中原之民至今不加多。而嶺廣之民至今不加少何哉。中原之民。其始非必盡皆中原者也。固有從嶺廣而遷居之者矣。嶺廣之民。其始非必盡皆嶺廣者也。固有從中原而遷居之者矣。久而安焉。習而便焉。父兄宗族之所居。親戚墳墓之所在。自不能一日捨此而他也。古之君子。惟知天下之情不異於一鄉。一鄉之情不異於一家。而家之情不異於吾之一身。故視其家之尊卑長

幼猶家之視身也。視天下之尊卑長幼。猶鄉之視家也。是以安土樂天。而無入不自得。後之人視其兄之於己。固已有間。則又何怪其險夷之異趨。而利害之殊節也哉。今仕於世。而能以行道爲心。求古人之意。以達觀夫天下。則嶺廣雖遠。固其鄉閭。嶺廣之民。皆其子弟。郡邑城郭。皆其父兄宗族之所居。山川道里。皆其親戚墳墓之所在。而嶺廣之民。亦將視我爲父兄。以我爲親戚。雍雍愛戴。相眷戀而不忍去。況以爲懼而避之耶。敬夫吾邑之英也。幼居於鄉。鄉之人無不敬愛。長徙於南畿之六合。六合之人。敬而愛之。猶吾鄉也。及舉進仕。宰新鄭。新鄭之民曰。吾父兄也。入爲冬官主事。出治水於山東。改秋官主事。擢員外郎。僚案曰。吾兄弟也。蓋自居於鄉。以至於今。經歷且十餘地。而人之敬愛之。如一日。君亦自爲童子。以至於爲今官。經歷且八九職。而其所以待人愛衆者。恆如一。家今之擢廣西也。人咸以君之賢。宜需用於內。不當任遠地。君曰。吾則不賢。使或賢也。乃所以宜於遠。嗚呼。若君者。可不謂之志於行道。素養達觀。而有古人之風也歟。夫志於爲利。雖欲其政之善。不可得也。志於行道。雖欲其政之不善。亦不可得也。以君之所志。雖未有所見。吾猶信其能也。况其赫燁之聲。奇偉之績。久熟於人人之耳目。則吾於君之行也。頗其所難而易者見矣。

性天卷詩序

錫之崇安寺有淨屠淨覺者。扁其居曰性天。因地官秦君國聲而請序於予。予不知淨覺。顧國聲端人也。而淨覺託焉。且嘗避所居以延國聲誦讀其間。此其爲人必有可與言者矣。然性天既非淨覺之所及。而性與天又孔子之所罕言。子貢之所未聞。則吾亦豈易言哉。吾聞淨屠氏以寂滅爲宗。其教務抵於木稿灰死。影絕迹滅之境。以爲空幻。則淨覺所謂性天云者。意如此乎。淨覺旣已習聞。而復予請焉。其中必有願也。吾不可復以此而瀆告之。姑試與淨覺觀於天地之間。以求所謂性與天者而論之。則凡赫然而明。蓬然而生。訇然而驚。油然而興。凡蕩前擁後迎盼而接睟者。何適而非此也哉。今夫水之生也。潤以下。木之生也。植以上。性也。而莫知其然之妙。水與木

不與焉。則天也。激之而使行於山顛之上。而反培其末。是豈水與木之性哉。其奔決而仆。天固非其天矣。人之生入而父子夫婦兄弟。出而君臣長幼朋友。豈非順其性以全其天而已耶。聖人立之以紀綱。行之以禮樂。使天下之過弗及焉者。皆於是乎取中。曰此天之所以與我。我之所以爲性云耳。不如是。不足以爲人。是謂喪其性而失其天。而況於絕父子屏夫婦逸而去之耶。吾儒之所謂性與天者。如是而已矣。若曰性天之流行云。則吾又何敢躡以褻淨覺乎哉。夫知而弗以告。謂之不仁告之而躡其等。謂之誣。知而不爲焉者。謂之惑。吾不敢自陷於誣與不仁。觀淨覺之所與。與其所以請。亦豈終惑者邪。既以復國聲之請。遂書於其卷。

送陳懷文尹寧都序

木之產於鄧林者。無棄材。馬之出於渥洼者。無凡足。非物性之有異。其種類土地使然也。剡溪自昔稱多賢。而陳氏之居剡者。尤爲特盛。其先有諱過者。仕宋爲侍御史。子匡由進士爲少詹士。匡之四世孫聖登進士。判處州。子頤徵著作。頤子國光元進士。官大理卿。光姪彥範爲越州路總管。至懷文之兄堯。由鄉進士掌教濮州。弟璟蜀府右長史。珂進士。刑曹主事。衣冠文物。輝映後先。豈非人之所謂鄧林渥洼者乎。宜必有懷奇之材。絕逸之足。千青雲而蹕風電者。出乎其間矣。懷文始與予同舉於鄉。望其色而異耳。其言而驚。求其世。則陳氏之產也。曰嘻。異哉。土地則爾。他時柱廊廟而致千里者。非彼也歟。既而匠石靡經。伯樂不遇。遂復困寂寞而伏鹽車者。十有五年。斯則有司之不明於懷文。固無病也。今年赴選銓。曹授尹江西之寧都。夫以懷文合抱之具。此宜無適而不可。顧寧都百里之地。吾恐懷文之驥足有所不展也。然而行遠之邇。登高之卑。自今日始矣。則如予之好於懷文者。於其行能無言乎。贈之詩曰。矯矯千金駿。鬱鬱披雲枝。跑風拖雷電。梁棲惟其宜。寒林棲落日。暮色江天卮。元龍湖海士。客衣風塵縑。牛刀試花縣。鳴琴坐無爲。清濯廬山雲。心事良獨奇。悠悠西江水。別懷諒如斯。

送駱蘊良潮州太守序

昔韓退之爲潮州刺史。其詩文間亦有述潮之士風物產者。大抵謂潮爲瘴毒崎嶇之鄉。而海南帥孔戣又以潮州小祿薄。特給退之錢千一百。周其闕乏。則潮蓋亦邊海一窮州耳。今之嶺南諸郡。以饒足稱。則必以潮爲首舉。甚至以爲雖江淮財賦之地。亦且有所不及。豈潮之土地膏於古而今有所豐。抑退之貶謫之後。其言不無激於不平而有所過也。退之爲刑部侍郎。諫迎佛骨。天子大怒。必欲置之死。裴度崔羣輩爲解。始得貶潮州。則潮在當時不得爲美地。亦略可見。今之所稱。則又可以身至而目擊。固非出於妄傳。特其地之不同於古。則鑒爲有自也。子嘗謂牧守之治郡。譬之農夫之治田。農夫上田一歲不治則半收。再歲不治則無食。三歲不治則化爲蕪莽。而比於瓦礫。苟盡樹藝之方。而勤耕耨之節。則下田之收與上等。江淮故稱富庶。當其兵荒之際。凋殘廢瘠。固宜有之。乃今重熙累洽之日。而其民往往有不堪之嘆。豈非以其俗素習於奢逸。而上之人又從而重斂繁役之剝削。環四面而集。則雖有良守牧。亦一暴十寒。其爲生也無幾矣。潮地岸大海。積無饒富之名。其民貢賦之外。皆得以各安地利。業儉朴。而又得守牧如退之李德裕陳堯佐之徒。相望而撫掬梳摩之。所以積有今日之盛。實始於此。邇十餘年來。富盛之聲旣揚。則其勢不能久而無動。有司者又將顧而之焉。則吾恐今日之潮。復爲他時之江淮。其甚可念也。今年潮知府員缺。諸暨駱公蘊良以左府經歷擢是任。以往公嘗守安陸。至今以富足號。遂用是建重屏其地。繼後循其迹而治之者。率多有聲聞。及入經歷左府都督事。兵府政清。自府帥下迨幕屬軍吏。禮敬畏戴。不謀而同。其於潮州也。以其治安陸者治之。而又獲夫上下之心。如今日之在兵府。將有爲而無不從。有革而無不聽。政績之美。又果足爲後來者之所遵守。則潮之富足將終保於無恙。而一郡民神爲有福矣。夫爲天子延一郡之福。功豈小乎哉。推是以進。他日所成。其又可論。公僚友李載陽輩請言導公行。予素知公之心。且檢其才。自度無足爲贈者。爲潮民慶之以酒。而頌之以此言。

高平志者。高平之山川土田。風俗物產。無不志焉。曰高平。則其地之所有皆舉之矣。禹貢職方之述。已不可尙。漢以來地理郡國志。方輿勝覽。山海經之屬。或略而多漏。或誕而不經。其間固已不能無憾。惟我朝之一統志。則其綱簡於禹貢而無遺。其目詳於職方而不冗。然其規模宏大。濶略實爲天下萬世而作。則王者事也。若夫州縣之志。又有司者之職。其亦可緩乎。弘治乙卯。慈谿楊君明甫。令澤之高平。發號出令。民既悅服。乃行田野。進父老。詢邑之故。將以脩廢舉墜。而邑舊無志。無所於考。明甫慨然太息曰。此大闕責在我。遂廣詢博採。搜祕闕疑。旁援直據。輔之以己見。遵一統志凡例。總其要節。而屬筆於司訓李英。不踰月。編成。於是繁劇紛沓之中。不見聲色。而數千載散亂淪落之事。棄廢磨滅之迹。燦然復完。明甫退然若無與也。邑之人士。動容相慶。駭其昔所未聞者。之忽略。而喜其今所將泯者之復明也。走京師。請予序。予惟高平。即古長平。戰國時。秦白起攻趙。坑降卒四十萬於此。至今天下冤之。故自爲童子。即知有長平慷慨好奇之士。思一至其地。以吊千古不平之恨。而不可得。或時考圖志以求其山川形勢於彷彿間。予嘗思略其志。以爲遠莫致之。不謂其無有也。蓋嘗意論趙人以四十萬俯首降秦。而秦卒坑之。了無哀恤顧忌。秦之毒虐。固已不容誅。而當時諸侯。其先亦自有以取此者。夫先王建國分野。皆有一定之規畫經制。如今所謂志書之類者。以紀其山川之險夷。封疆之廣狹。土田之饒瘠。貢賦之多寡。俗之所宜。地之所產。井然有方。俾有國者之子孫世守之。不得以己意有所增損取予。夫然後講信修睦。各保其先世之所有。而不敢冒法制以相侵陵。戰國之君。惡其害己。不得聘無厭之欲也。而皆去其籍。於是強陵弱。衆暴寡。兼并僭竊。先王之法。制蕩然無考。而奸雄遂不復有所忌憚。故秦敢至於此。然則七國之亡。實由文獻不足證。而先王之法。制無存也。典籍圖志之所關。其不大哉。今天下一統。皇化周流。州縣之吏。不過具文書計歲月。而以贅疣之物視圖志。不知所以宜其民。因其俗。以興滯補弊者。必於志焉是賴。則固王政之首務也。今夫一家。且必有譜。而後可齊。而況於州縣。天下之大。州縣之積也。州縣無不治。則天下治矣。明甫之獨能汲汲於此。其所見不亦遠。

乎。明甫學博而才優。其爲政廉明。毀淫祠。興服學。敦倫厚俗。扶弱鋤強。實皆可書之於志以爲後法。而明甫謙讓不自有也。故予爲序其略於此。使後之續志者考而書焉。

送李柳州序

柳州去京師七千餘里。在五嶺之南。嶺南之州。大抵多卑濕瘴癘。其風土雜夷從。自昔與中原不類。唐宋之世。地盡荒服。吏其土者。或未必盡皆以譴謫。而以譴謫至者居多。士之立朝。意氣激軋。與時抵忤。不容於儕衆。於是相與擯斥。必致之遠地。故以譴謫而至者。或未必盡皆賢士君子。而賢士君子居多。予嘗論賢士君子。於平時隨事就功。要亦與人無異。至於處困約之鄉。而志愈勵。節益堅。然後心跡與時俗相去遠甚。然則非必賢士君子。而後至其地。至其地而後見賢士君子也。唐之時。柳宗元出爲柳州刺史。劉賁斥爲柳司州戶。賁之忠義。旣已不待言。宗元之出。始雖有以自取。及其至柳。而以禮教治民。砥礪奮發。卓然遂有聞於世。古人云。庸玉女於成也。其不信已夫。自是寓遊其地。若范祖禹。張廷堅。孫觀。高穎。劉洪道。胡夢昱輩。皆忠賢剛直之士。後先相繼不絕。故柳雖非中土。至其地者。率多賢士。是以習與化移。而衣冠文物蔚然爲禮義之邦。我皇明重熙累洽。無間邇遐。世和時泰。瘴癘不興。財貨所出。盡於東南。於是遂爲嶺南甲郡。朝廷必擇廉能以任之。則今日之柳州。固已非唐宋之柳州。而今日之官其土者。豈惟非昔之比。其爲重且專。亦較然矣。弘治丙辰。柳州知府員缺。內江李君邦輔。自地官正郎膺命以往。人皆以邦輔居地官十餘年。綽有能聲。爲縉紳所稱許。不當遠去萬里外。予於邦輔知我也。亦豈不惜其遠別。顧邦輔居地官上曹。著廉聲。有能績。徐速自如。優游榮樂之地。皆非人所甚難。人亦不甚爲邦輔屈。不知其中之所存。今而間關數千里。處險僻難爲之地。得以試其堅白於磨涅。則邦輔之節操志慮。庶幾幾盡白於人人。而任重道遠。真可以無負今日縉紳之期望。豈不美哉。夫所處冒艱險之名。而節操有相形之美。以不滿人之望。加之以不自滿之心。吾於邦輔之行。所以獨欣然而私喜也。

送呂不文先生少尹京丞序

昔蕭望之爲諫議大夫。天子以望之議論有餘。才任宰相。將觀以郡事。而望之堅欲拾遺左右。後竟出試三輔。至元帝之世。而望之遂稱賢相焉。古之英君。其將任是人也。旣已納其言。又必考其行。將欲委以重。則必老其才。所以用無不當。而功無不成。若漢宣者。史稱其綜核名實。蓋亦不爲虛語矣。新昌呂公不文。以禮科都給事中擢少尹。南京兆給事。諫官也。京兆三輔之首也。以給事試京兆。是諫官試三輔也。是其先後名爵之偶同於望之。非徒以寵直道。而開讜言。固亦微示其意於其間耳。呂公以純篤之學。忠貞之行。自甲辰進士爲諫官十餘年。其所論其朝而建明者何如也。致乎上而替可否者何如也。聲光在人。公道在天下。聖天子詢事考言。方欲致股肱之良。以希唐虞之盛。耳目之司。顧獨不重哉。然則公京兆之擢。固將以信其夙所言者於今日。而須其大用於他時也。其所以賢而試之。有符於漢宣之於望之。而其所將信而任之。則吾又知其決非彼若而已也。君行矣。旣已審上意之所在。公卿大夫士。傾耳維新之政。以券其所言。且謂日需其効以俟庸也。其得無念於斯行乎哉。學士謝公輩與公有同舉同鄉之好。飲以餞之。謂某也宜致其言。予惟君之文學政事。於平常旣已信其必然。知言之弗能毫末加也。而超擢之榮。又不屑爲時俗道。若夫名譽之美。期俟之盛。則固君之所宜副。而實諸公飲餞之情也。故比而序之以爲贈。

慶呂素菴先生封知州序

朝廷褒德顯功。因其子以及其親。斯固人情事理之所宜然。蓋亦所謂忠厚之至也。然舊制京官三載舉得推恩。至州縣之職。非至於數載之外。屢爲其上官所薦揚。則終不可幸而致。故京官之得推恩。非必其皆有奇績異能者。苟得及乎三載。皆可以坐而有之。州縣之職。非必其皆無奇績異能。苟其人事之不齊。得於民矣。而不獲乎上信於己矣。而未孚於人。百有一不如式。則有司皆以例繩之。雖累方岳。欲推恩如其京官之三載者焉。不可得也。

夫父母之所以教養其子。而望其榮顯。夫我者。豈有異情哉。人子之所以報於其親。以求樂其心志者。豈有異情哉。及其同爲王臣。而其久近難易。相去懸絕如此。豈不益令人重內而輕外也。夫惟其難若此。其久若此。而後能有所成就。故其教子之榮顯親之志。亦因之而有盛於彼。皆於此見焉。浙之新昌有隱君子曰素菴呂公者。今刑部員外郎中原之父也。自幼有潔操。高其道。不肯爲世用。優游煙壑。專意教其子。使之盡學。夫修己治人之方。凡其所欲爲。而不及爲者。皆一以付之。曰。吾不能有補於時。不可使吾子復爲獨善者。學成使之仕。成化庚子。中原遂領鄉薦。與家君實同登焉。甲辰舉進士。出守石州。石故號難治。中原至。即除舊令之不便於民者。布教條。爲約束。以其素所習於家庭者坐而治之。民皆靡然而從。翕然而起。士大夫之騰於議者。部使之揚薦者。曰某廉吏。某勤吏。某才而有能。某賢而多智。必皆於中原是歸焉。有司奉舊典。推原中原厥績所自。而公之所以訓誨其子之功。爲天子下制褒揚。封公爲奉直大夫。配某氏。封宜人。以寵榮之。鄉士夫皆曰。子爲京職。而能克享褒封者。于今皆獨。此不足甚。公之教其子。爲其難而獨能易。其獲此。則不可以無賀。於是李君輩皆爲詩歌。而來屬予言。予惟天下之事。其得之也不難。則其失之也必易。其積之也不久。則其發之也必不宏。今夫松柏之拂穹霄而擊車輪也。其始蓋亦必有蔽於蓬蒿。而厄於牛羊。以能有成立。公之先世。自文惠公以來。相業吏治。世濟其美。固宜食報於其後矣。而不食以鍾於公。公之道自足以顯於時矣。而不顯以致於其子。且復根盤節錯。而中爲之處焉。乃有所獲。是豈非所謂積之久而得之難者歟。則其他日所發之宏大。其子之陟公卿而樹勳業。身享遐齡。以永天祿於無窮。蓋未足以盡也。然則公之可賀者在此。而不專在於彼。某也敢實言之。

賀監察御史姚應隆者續推恩序

御史姚君應隆。監察江西道之三年。冢宰考其績有成。以最上。於是天子進君階文林郎。遂下制封君父坡隣公如君之階。君母某氏爲孺人。及君之配某氏。於是僚友畢賀。謂某尤厚於君。屬之致所以賀之意。某曰。應隆之幼

而學之也。坡隣公之所以望之者何。將不在於樹功植名以光大其門閭已乎。坡隣公之教之。而應隆之所以自期之者何。將不在於顯揚其所生以不負其所學已乎。然此亦甚難矣。銖銖而積之。皓首而無成者。加半焉。幸而有成。得及其富盛之年。以自奮於崇赫之地者。幾人。是幾人者之中。方起而躡半途而廢。垂成而毀者。又往往有之。可不謂之難乎。應隆年二十一而歌鹿鳴於鄉。明年遂舉進士。由郎官陟司天子耳目。謂非富盛之年。以自奮於崇赫之地不可也。英聲發於喻喻。休光著於沛邑。而風裁振於朝署。三年之間。遂得以成績被天子之寵光於其父母。謂非樹功植名以光大其門閭而顯揚其所生不可也。坡隣之所望。應隆之所自期。於今日而兩有不負焉。某也。請以是爲賀。雖然。君子之成身也。不惟其外。惟其中。其事親也。不惟其文。惟其實。應隆之所以自奮於崇赫之地者。果足以樹身植名而成其身已乎。外焉而已耳。應隆之所以被寵光於其父母者。果足以爲顯揚其所生而爲事親之實已乎。文焉而已耳。夫子曰。成身有道。不明乎善。不成人身矣。斯之爲中。悅親有道。反身不誠。不悅於親矣。斯之謂實。應隆內明而外通。動以古之豪傑自標準。其忠孝大節。皆其素所積蓄。雖隱而不揚。其所以成身而事親者。自若也。况其外與文者。又兩班焉。斯其不益足賀乎。

送紹興修太守序

成化辛丑。予來京師。居長安西街。久之。文選郎修公實來與之隣。其貌頎然以秀。其氣熙然以和。介而不絕物。寬而有分劑。予嘗私語人。以得此真廊廟器也。旣而以他事外補。不相見者數年。弘治癸丑。公爲武守於蘇。蘇大郡繁而尙侈。機巧而多僞。公至。移侈以朴。消僞以誠。勤於職務。日夜不懈。時予趨京。見蘇之士夫。與其民之稱頌之也。於是始知公之不獨有其德器。又能循循吏職。甲寅。移守嘉興。嘉興財賦之地。民苦於兼并。俗殘於武斷。公大鋤強梗。剪其蕪蔓。起嘉良而植之。予見嘉之民歡趨鼓舞。及其士夫之欽崇之也。於是又知公有剛斷果決之才。不獨能循循吏事。乃嘆其不可測識固如此。今年吾郡太守缺。吾郡繁麗不及蘇。而敦朴或過。財賦不若嘉。而淳

善則踰。是亦論之通於吳越之間者然。而邇年以來。習與時異。無蘇之繁麗。而亦或有其靡。無嘉之財賦。而亦或效其強。每與士大夫論。輒嘆息興懷。以爲安得如昔之化蘇人者而化之乎。安得如昔之變嘉民者而變之乎。方思公之不可得。而公適以起服來朝。又懼吾郡之不能有公也。而天子適以爲守。士大夫動容相賀。以爲人所祀。願而天必從之意者。郡民之福。亦未艾也。公且行。相與舉杯酒爲八邑之民慶。又不能無懼也。公本廊廟之器。出居於外者十餘年。其爲蘇與嘉。京師之士論。旣已惜其歸之太徐。其爲吾郡。能幾月日。且天子之意。與其福一郡。執與福天下之大也。雖然。公之去蘇與嘉。亦且數年。德澤之流。今未替也。公雖不久於吾郡矣。如其不得公也。則如之何。

送張侯宗魯考最還治紹興序

膠州張侯宗魯之節推吾郡也。中清而外愼。寬持而肅行。大獲於上下。以平其政刑。三載而績成。是爲弘治十三年。將上最天曹。吾父老聞侯之大行也。皆出自若耶山谷間。送於錢清江上。侯曰。父老休矣。吾無德政相及。徒勤父老。吾懼且作父老休矣。吾無以堪也。父老曰。明府知斯水所之以爲錢清者乎。昔漢劉公之去吾郡也。吾儕小人之先。亦皆出送。各有所贈獻。劉公不忍違先民之音。乃人取一錢。已而投之斯水。因以名焉。所以無忘劉公之清德。且以志吾先民之事。劉公其勤如此也。今明府之行。吾儕小人。限於法制。旣不敢妄有所贈獻。又不獲奔走服役。致其菴菴之懷。其如先民何。固辭不可。復行數十里。始去。三月中旬。侯至於京師。天曹以最上。明日。遂駕以行。鄉先生之仕於朝者。聞之。皆出餞。且邀止之曰。侯之遠來。亦旣勞止。適有司之不暇。是以未能羞一觴於從者。是何行之速耶。侯俯而謝。復止之曰。侯之勞於吾郡。三年有餘。今者行數千里。無非爲吾民其勤且劬也。事旣竣矣。吾黨不得相與爲一日之從容。其如吾民何。侯謝而起。守仁趨而進曰。諸先生毋爲從者淹。侯之急於行也。守仁則知之矣。僉曰。謂何。曰。昔者漢郭伋之行部也。與諸童爲歸期。及歸。而先一日。遂止于野亭。須期乃入。曰。懼違

信於諸兒也。吾聞侯之來也。鄉父老與侯爲歸期矣。而復濡遲於此。以徇一朝之樂。墮其所以期父老者。此侯之所懼而有不容已於急行也。毋爲侯淹。侯起拜曰。正學非敢及此。然敢不求承吾子之教。

送方壽卿廣東僉憲序

士大夫之任於京者。其繁劇難爲。惟部屬爲甚。而部屬之中。惟刑曹典司獄訟。朝夕恆窘於簿書案牘。口決耳辯。目證心求。身不暫離於公座。而手不停揮於鉛槧。蓋部屬之尤甚者也。而刑曹十有三司之中。惟雲南以職在京畿。廣東以事當權貴。其劇且難。猶有甚於諸司者。若是而得以行其志。無愧其職焉。則固有志者之所願爲。而多才者之所欲成也。然而紛揉雜沓之中。又從而拂抑之。牽制之。言未出於口。而辱已加於身。事未解於倒懸。而機已發於陷穽。議者以爲處此而能不撓於理法。不罹於禍敗。則天下無復難爲之事。是固然矣。然吾以爲一有愾於禍敗。則理法未免有時而或撓。苟惟理法之求伸。而欲不必罹於禍敗。吾恐聖人以下或有所不能也。訟之大者。莫過於人命。惡之極者。無甚於盜賊。朝廷不忍一民冒極惡之名而無辜以死也。是俗之論皆然。而壽卿獨以僉事爲樂此。其間夫亦容有所未安。是以寧處其薄與淹者。以求免於過惡耳。夫知其不安而不處。過惡之懼而淹薄是甘焉。是古君子之心也。吾於壽卿之行。請以此爲贈。

提牢廳壁題名記

京師。天下獄訟之所歸也。天下之獄分聽於刑部之十三司。而十三司之獄又并繫於提牢廳。故提牢廳。天下之獄皆在焉。獄之繫。歲以萬計。朝則皆自提牢廳而出。以分布於十三司。提牢者目識其狀貌。手披其姓名。口詢耳聽。魚貫而前。自辰及午而始畢。暮自十三司而歸。自未及酉。其勤亦如之。固天下之至繁也。其間獄之已成者。分爲六監。其輕若重而未成者。又自爲六監。其桎梏之緩急。局鑰之啟閉。寒暑早夜之異防。饑渴疾病之殊養。其微不至於箕箒刀錐。其賤至於滌垢除下。雖各司於六監之吏。而提牢者一不與知。即弊興害作。執法者得以議擬於